

書評書目

新書介紹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前言」

齊邦媛

臺灣自光復以來，文學創作一直在穩定中持續不斷地發展。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經了興衰浮沉的種種變遷，也深深影響了這裏一千多萬人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我們的挫折、割捨、憂傷、奮鬥與成就也自然地反映在文學作品裏。

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在題材和形式上雖然有許多新穎之處，但它仍是植根於中國悠久而且豐富的文學傳統中。自詩經楚辭的時代迄今三千年，我們繼承的是世界文化中蘊涵最廣，影響最深遠的文學遺產。由白話文運動開始的新文學創作，由於這二十多年來，臺灣國學界和文學作家的努力得以延續、發揚、漸趨成熟境地。在這個極不尋常的時代裏，我們形形色色的生活經驗和心靈的探索織出的當是文學史上有價值的一段。

促使臺灣文學創作蓬勃的最大原因是教育的普及。中學生和大學生形成文學作品最大的讀者羣。另一個原因是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的刺激。這些副刊需要數量相當可觀的作品刊載；雜誌也要許多篇有份量的文章問世。它們不僅鼓勵創作，也負擔了評介國外作品與思潮的責任。二十多

目書評書・介紹書新目書評書・介紹書新目書評書・介紹書新目書評書

年來累積的成果自是可觀。

但是凡曾在國外研究或講授文學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痛苦經驗，就是在許多堂皇的圖書館裏都有一書架又一書架的中國古典作品，譯本和評論也不少，四處照耀着祖先的光輝。但排到現代文學階段就由五四運動開始到三十年代戛然而止。零零星星幾本抗戰時期的詩集外，整書架都排列着「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左右出版的現代文學英譯本和他們的宣傳性作品。在國外的中國文學課程大半都是用英文本講授的，臺灣在這方面幾乎是全然沉默的，外人根本沒有機會了解 and 相信我們的文學創作如此蓬勃，而譏笑我們這裏是文化沙漠。在國外服務和求學的人感到這樣的困窘與痛苦太多了。民國六十二年我到國立編譯館服務時，立刻籌劃做文學作品英譯的工作。初步計畫是嘗試先出一輯，選譯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三年間出版的新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約七十萬字。如果能得到國內外良好的反應與支持，希望能有人再接再厲，繼續出第二輯及至第三輯……這項工作一直是值得做，也應該做下去的。因為我深信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社會和個人都必須有自信才能生存。我對臺灣這二十多年來文學技巧的進展，作者寫作態度的誠懇與深度充滿信心，也希望讓世界文壇知道中國文學已經在臺灣生根，開花，結出第一批的果子了。

開始動手選譯到成書，我們五個編輯者和十九翻譯者所持者祇是書生報國的誠意而已。在選稿方面，我們的方針是選譯近二十五年來出版的適於文化交流的作品。原作以受西方作品影響和採用西方的語彙越少越合適，過度消極和頹喪的也不適用，因為它不是臺灣多年來奮鬥的主調。基於此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許多在技巧上相當成熟的作品。且因篇幅限制，作品的題材與風格相近的儘量不重複。斟酌再三，擬出初步篇目，送請許多位文藝界人士，徵詢他們的意見後，又作增刪。自擬篇目到印刷成集間有許多改變；有些篇已選入而原作者不同意採用而放棄，另有若干篇是譯者指出技術上的困難而作罷。

同樣是由於篇幅與人力的限制，第一輯中我們未能譯出長篇小說，而許多長篇小說確能更完

新書介紹 • 書評新書介紹 • 書評新書介紹 • 書評新書介紹 • 書評新書介紹

整更深刻地反映我們這個萬花筒似的時代。

本輯作品先後次序依作者年齡排列，同時也自然劃分了創作發展的四個階段：

(一) 遷臺初期的作品以新舊制度間的衝突與鄉愁為主要題材，如林海音、孟瑤、潘人木、彭歌等位的短篇小說，用小人物的故事寫出對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林語堂、梁實秋、梁容若、潘琦君、蔡瀛堂、吳魯芹、鍾梅音、陳之藩等位的散文寫動盪時代中生活的情趣與心靈的感受。

(二) 中國「儒將」傳統的延續：近二十多年來臺灣文壇上，軍中作家佔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少年隨軍來臺，不僅有天才的才華，對他們所曾保衛過的土地更有一份執著的懷念與熱情，因此他們所寫的鄉土故事，所吟詠的大陸鄉野情調更為生動感人。本集中選了朱西寧、司馬中原和段彩華的小說、梅濟民的散文、周夢蝶、洛夫、管管、楊喚、商禽、痲弦等的新詩，作為許多優秀傑出軍中作家的例證。

(三) 民國五十年左右，一批學院派與海外作家崛起文壇，他們在臺灣受了中學與大學教育，多半都會到歐美進修文學，他們不僅熟知創作形式與內容的理論，吸收新知識的能力也極高。因此能將西方文學的技巧融入自己的文學，靈活地寫出現代生活中青年人的種種悲歡離合。創作之餘他們也寫評論，譯介西方重要作品、辦雜誌、演講、討論、鼓吹新文學的發展，本集中有余光中、葉維廉、楊牧、於梨華、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張健等，與軍中作家同為二十五年來文學創作發展的中堅。

(四) 近十年來另一批更年青的作家創立了另一種境界與風格，他們的題材以本省的风土人情為主，他們很敏銳的觀察着臺灣生活的急劇都市化（工業化）與市郊鄉村仍採取的傳統步調間的衝突，他們的作品中人物常似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裏。這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世的青年人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自己祖傳的生活型態，一面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根源

故國神遊（第三輯） 後記

華振之

的眷戀。本集中有黃春明、施叔青、林懷民等的小说，許達然與黑野的散文，白萩、林煥彰等的新詩。

在英譯文字方面，我們採用逐字逐句的翻譯，以求能忠實於原作。但是為了西方讀者的了解，我們也從未忽略英文的流暢可讀性。本輯所有的譯者都是業餘的，幾乎都是在授課之餘逐句推敲而成。每篇定稿之前都由精研中國文學的李達三教授（Prof. John J. Deerey）和他的那個小組，再加推敲琢磨後才成定稿。兩年來約二十位到臺灣來研究東方文化的英美籍友人曾作我們初步定稿的讀者，他們的書面意見誠懇而且坦率，提供了西方讀者可能有的反應，是我們最後定稿與註釋的根據。

譯事甚苦，英文稱它為「沒有人感謝的工作」（thankless job）。凡過來人必有同感。我們祇能說已誠懇地盡了本份，我們雖然已經努力造橋築路，兩種十分不同的文化與文字間仍有許多沼澤鴻溝存在。這一套選集絕不是代表集，它之前已有吳魯芹、余光中和殷張蘭熙等位高手選譯的集子，它之後應有更有能力的人譯出更多更完善的佳作在國際文壇為我們揚眉吐氣。這套選集如果能算文化交流的鍊子的一環，這三年來我們的努力即是值得的了。

此集英譯本已在國內由聯經出版社發行，今（六十五）年初春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歐美發行，為了應許多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人士的參考對照之需要，乃有中文原文本的印行，在準備這原文本時，承蒙書評書目社主編柯青華（隱地）先生慷慨協助，並負責大部份編輯工作，謹致至誠謝意。

「故國神遊」第一、二兩集出版後，不斷地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有的是大陸旅臺的中年人士，有的是生長本省的青年朋友。前者大多是敘述過去旅遊盛況，或對某地風景提出說明補充，或

就某地掌故詳加論列，補充若干事蹟，更有發抒讀後感觸的。在這許多來信中，故國蘊蘊之思，洋溢於字裡行間，使我非常感動，非常興奮。更有熱心的讀者，不憚跋涉，枉駕過訪，相與促膝長談，互相印證昔日旅遊的所見所聞，瑰麗山河面貌，一一重現腦海，不啻携手神遊故國，快慰無比！

青年朋友們的來信，則多半是質疑問難，或對某一風景、文物，或就某一史蹟掌故，深入探詢。也有把聽到或看到的風景名稱，請求給予更詳盡介紹的。這一切，充分顯示國人無分老幼，對國家事物關懷之殷，與熱愛之摯，是彌足珍貴的好現象，值得重視。

熱心的讀者提出許多補充的資料，其中有的是我不知道的，有的是我知道而沒有記入。不記入的原因有二：一是認為不太重要或特殊，另一則是受篇幅限制。例如我一位至親，是湖南人，他讀了「故國神遊」第二集內「洞庭秋水」一文以後，告訴我兩件事：一件是站在岳陽樓上可以望見江水湖水清濁分明，互不混淆；另一件是樓的附近有座「魯肅墓」。這兩件，前者是我有意不予記入，因為我覺得此一現象並非獨特。除了衆人皆知的「涇渭分明」不必說，重慶城外長江和嘉陵江的水也是清濁分明，合流而不立即混淆。後者則是限於篇幅，祇好割愛。

「限於篇幅」一辭，粗看似欠真實，實則極為困人。刊物編者最怕文章多出幾段，要轉到另外一頁，碰得不巧，要把後面的文章轉到前面去補白，發生「倒轉」情形，更是頭痛。說不得，一狠心，來個「并州一剪」，篇幅整齊了，文氣却不貫了，甚至成了「神龍見首不見尾」，編者作者都不愉快。近年來編排技巧進步，有人用「倒果爲因」手法，伸縮標題部份，以謀調節；有人用漫畫、短文或廣告作爲補白。「春秋」雜誌是採老式編排，無此便利，爲免轉頁困擾，約好每篇佔三頁，因此遇到材料多的地方，就不得不割愛了。這種例子很多，像成都就有「昭覺寺」、「淨居寺」、「青羊宮」、「驕馬橋」、「華西壩」、「桂湖」、「永陵」等，未曾記述；洛陽亦有「白馬寺」、「上清宮」以及宮室之美未記；廣州花市，全國馳名，爲歲末勝景，亦付闕

如。其他各地亦多類似情形，不必縷述。

話雖如此，但要寫得三頁恰好，實不可能！或多或少，留待校樣時調整，為此我都是親自校對。親校，可以斟酌損益，遇到多出幾行時，容易刪節。利用某段末行祇有二、三個字的時候，就文中刪節幾個字，便可以勻出一行地位，而不致影響全文氣勢。同時萬一寫作時有筆誤，也多一次發現改正的機會。

另外讀者也函詢有關續集出版問題，以及何以中止寫作，是否材料告罄。前一問題，已由本集的出版作為答覆；後一問題的答案是並非材料告罄，亦非中止寫作。以我國幅員之廣，山川勝蹟之多，豈是三集「故國神遊」，寥寥數十篇短文所能包涵。像我國西陲的藝術瑰寶——敦煌壁畫，雲南佛教勝地「鷄足山」，北平的「頤和園」、「天壇」、「明、清皇陵」和「崇效寺」等許多古剎，以及東北各省的名山大川，不都是珍貴的材料嗎？就是已經介紹的地方，如西湖四時風物，也還有很多景物未曾提到呢。又何致缺乏素材？本集中的「太湖風光」和「綠楊城郭是揚州」兩篇，都是新作，祇是未曾在「春秋」雜誌發表而已。不送「春秋」刊載的原因，是由於該刊編輯方針有了變動。

阮毅成先生道德文章，欽遲已久，承維新兄介紹，獲親教益，並承為本集作序，謹此敬致誠摯的謝意！又承張慕漁先生為本集題簽，書評書目出版社在印行方面鼎力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討人厭的「廠外品管」

（「譯評」編序）

陳大安

翻譯是個十分引人爭論的題目，有人貶之為「謀殺」，有人譽之為「創造」，而介乎兩者之間的評語，更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一般說來是貶多於褒，可見翻譯一事之難為。不過世界上

的文字既然無法統一，而異文異種之間又要文化交流，於是乎翻譯之橋也就有其繼續存在的必要，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應該進一步使它發揮橋樑的功能，使它儘可能的結實，免得來往的車馬行人翻落山谷，不見踪影；使它儘可能的平坦，否則過了橋被顛得七葦八素，面目全非，必要的時候（譬如說文學作品的翻譯）還要在設計上和色彩上予以美化，變成跨越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之上的彩虹橋。

所以當今的問題不在翻譯是否有其必要，而在如何使翻譯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要把翻譯做得功德圓滿倒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撇開較為複雜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不談，一般性書籍的翻譯，要想達到信實達意，起碼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對外國文以及書中討論的事物要有正確的了解；第二是對本國文字的運用要有相當的基礎。具備了這兩個條件，翻譯出來的東西才不致與原著大相逕庭，譯出的文句，才不致像尚未成熟的柿子，又澀又硬。

可是偏偏就有不少人把翻譯工作視同兒戲，剛學了幾年外文，寫過幾篇作文，就敢抱著一本英漢字典埋頭苦譯，其勇氣之大，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

如果這些位勇士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喜好，關起門來練習，這種精神是可嘉的，倘若印書發售，那就太不應該了。

然而目前市面上的確有不少這種莫名其妙的翻譯作品被排在書架上公然出售。這種怪現象之所以發生，除了譯者要負一部分責任之外，出版商要負絕大部分的責任，因為自譯自印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大多數是出版商以每千字數十元到百餘元的小費雇個廉價勞工的急就章。在臺灣用廉價勞工最多的當然不是出版業，而是專供外銷的電子工業，可是工廠在出貨前要經過嚴格的品質管制，不合格的馬上淘汰，而出版界却很少有品質管制這道關卡，難怪印行的譯作參差不齊，高低互見了。

碰到譯者兒戲從事，出版商投機取巧的時候，好學而看不懂原文的讀者除非有冒險犯難的精

「橄欖樹」自序

周寧

神和與苦澀文句周旋到底的決心，否則祇有求助於中肯的書評了。

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評論性文章在國內却不多見，究其原因，主要是看得懂原著的人根本不會自找麻煩去看譯本，而看不懂原著的人又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書評書目」創辦人洪敏隆、簡靜惠夫婦和主編柯青華兄三年多前有感於翻譯作品評論文章的缺乏，囑筆者於公餘之暇做一些討人厭的「廠外品管」，替「書評書目」的讀者提供一項新的服務，作為選購翻譯作品之前的參考。筆者不揣淺陋，前後寫了三篇短文，很高興地看到它們激起了一些共鳴，引來了不少珠玉，希望產生了一點效果。如果這些文章也附帶地發揮了些許阻嚇作用，那乃是意料之外的收穫，不是我們所敢奢望的。

「書評書目」社有意將這些篇文章收集成冊，單獨印行。筆者遵囑代編，惶恐之餘，拉雜寫下一些感想，就拿來當作編者序吧！

平時，讀人家書本上的序言，總覺得寫得那樣得體，那樣瀟灑自如，而羨慕不已；如今輪到自己的書寫一篇不得不寫的序言時，才覺得那種「天生自然」的文筆，是多麼難得。

然而這是我第一本結集的書，難道心裏真一點話也沒有？不，剛好相反，我的內心非常矛盾。我必須坦白承認，我對自己所寫的這些文字，是心懷恐懼的。我不是指文筆好壞的問題，而是這些文字究竟有沒有真如我當初執筆時所自認的那樣，把握住了每一本書或每一篇文章的真意？我有沒有因自己的偏見而導出了偏誤的前提與結論？我有沒有在自以為言之成理中，却根本地曲解了作者的本意？我很惶恐，我覺得若是這樣的話，對作者、讀者和自己都是難以交代的。

現階段從事批評工作的人，不算少數，若是我們細心體察，這些人之中，通常最欠缺的不是學識，而是「誠摯」——我希望至少在這一點上，能堅守自己的立場。我很可能已經犯了錯誤，但請讓我把錯失留在歷史之流，作為一種殷鑑；若是我僥倖射中正鵠，那也不值得欣喜，更艱辛的道路，有待開創。

批評是一種藝術。詮釋的深度和高巧、肯定或否定價值之間的微妙互變、溝通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靈犀相繫，在在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呈示。其間之過程正如嚼食一枚橄欖果，必須細細體會，才嚐得出那股特殊甜醇的果味，本書取名「橄欖樹」，就是這個意思。

本書能够順利出版，除了感激書評書目慨然允諾外，最大的功臣應是內人志寧，若非她的鼓勵和支持，絕不會有這本小書誕生，所以謹以此書作為結婚六週年的賀禮。

「近三十年新詩書目」簡介

林煥彰編

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新詩書目，因為它是最原始、最真實的呈現着自由中國新詩人近卅年來，從事新詩播種、耕耘的辛酸史和成果。

作者憑藉耐心、謹慎、認真地在有限的時間內尋覓原書，抄錄所有資料，作成卡片，再加以分類，以求信實可靠。

本書計分「新詩書目」、「詩刊刊目」、「翻譯書目」、「海外自由地區新詩書目」、「還集作者及篇目」、「作者書目篇目索引」等六大部份，共收入詩集總計一千一百餘冊。

（「近三十年新詩書目」由林煥彰編撰，他的自序已刊於三十三期。）

「第三隻眼」簡介

田夏仁等著

「第三隻眼」一直是書評書目受人注目的專欄，自第十七期開欄以來，先後已刊出五十餘篇，現在經過再一次的選擇、整理，我們將民國六十五年元月號以前刊出的「第三隻眼」，彙集出版，希望讀者會喜愛這本小書。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被人認為，所謂批評，非捧即罵，而一般人，與其說是不重視批評，勿寧說是太重視批評，每逢自己的新書出版，引頸期待的是別人的讚美和賀詞，一旦有人說幾句真心話，甚之逆耳之言，就表現得極為小氣量，有時勃然大怒，這種過份的保護自己的作品，容不得人說一點不好的風氣，由來已久，許多來勢洶洶的筆戰由是展開，只是筆戰倒還罷了，打到後來硬是雙方失了和氣，偶爾碰面，更是仇人分外眼紅，仔細想想，這種行為和舉動都是無意義的，甚至是無聊的。

有些朋友對批評早已灰心，爲了免於招惹是非，都保持緘默，於是，一本接一本的新書出版，是好是壞，都像石沉大海，沒有一點屬於批評的聲音，這種寂靜局面，和氣是和氣了，但是真的好現象嗎？

作爲一個書評雜誌，我們不希望這種場面持續下去，批評仍是必須的，批評是我們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唯有批評，纔使我們覺得，作什麼事是有意義的，作什麼事又是沒有意義的。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批評是一種屬於心智的價值判斷，沒有人能說自己的批評就是真理，批評是一種角度問題，見仁見智，很難有所定論，要緊的是，對一本書也好，對一件事也好，我們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意見、看法，但是，也不可忽略別人的意見和看法，如果有人固執的認定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我們認為真正錯的，可能是他自己。

難道大家都認為對的，而他個人堅持是錯的，一定就是他錯了嗎？也不是，真理有時不屬於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小說)

本書英譯本已在國內由聯經出版社發行，今年初春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歐美發行，爲了應許多研究中國語文和文學人士的參考對照之需要，乃有中文本的印行。本書共分兩輯，散文與詩部份由於我們尚缺許達然的「亭仔腳」和鄭愁予的「改題楊喚遺書」（讀者如有該兩份剪稿請影印寄給我們，本社將贈「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散文與詩合集一冊。）將延至三月份出版，現在先出第一輯（小說），請儘速預約。

預約辦法，請參看本期首頁

任何一方，可能大家都錯了，也可能大家都對了，也可能根本無所謂對錯，所謂「趣味無爭辯」，而批評，靠一張嘴，靠一支筆，當然會傷人，這種傷人，是否有必要，端賴讀者和評者自己的判斷了。

無論如何，在還沒有建立批評制度的此時此地，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專欄能嗅到一些批評的氣味，也接觸一點批評的滋味，惟有習慣批評之後，我們纔能渴望我們的文化復興工作能够開花結果！